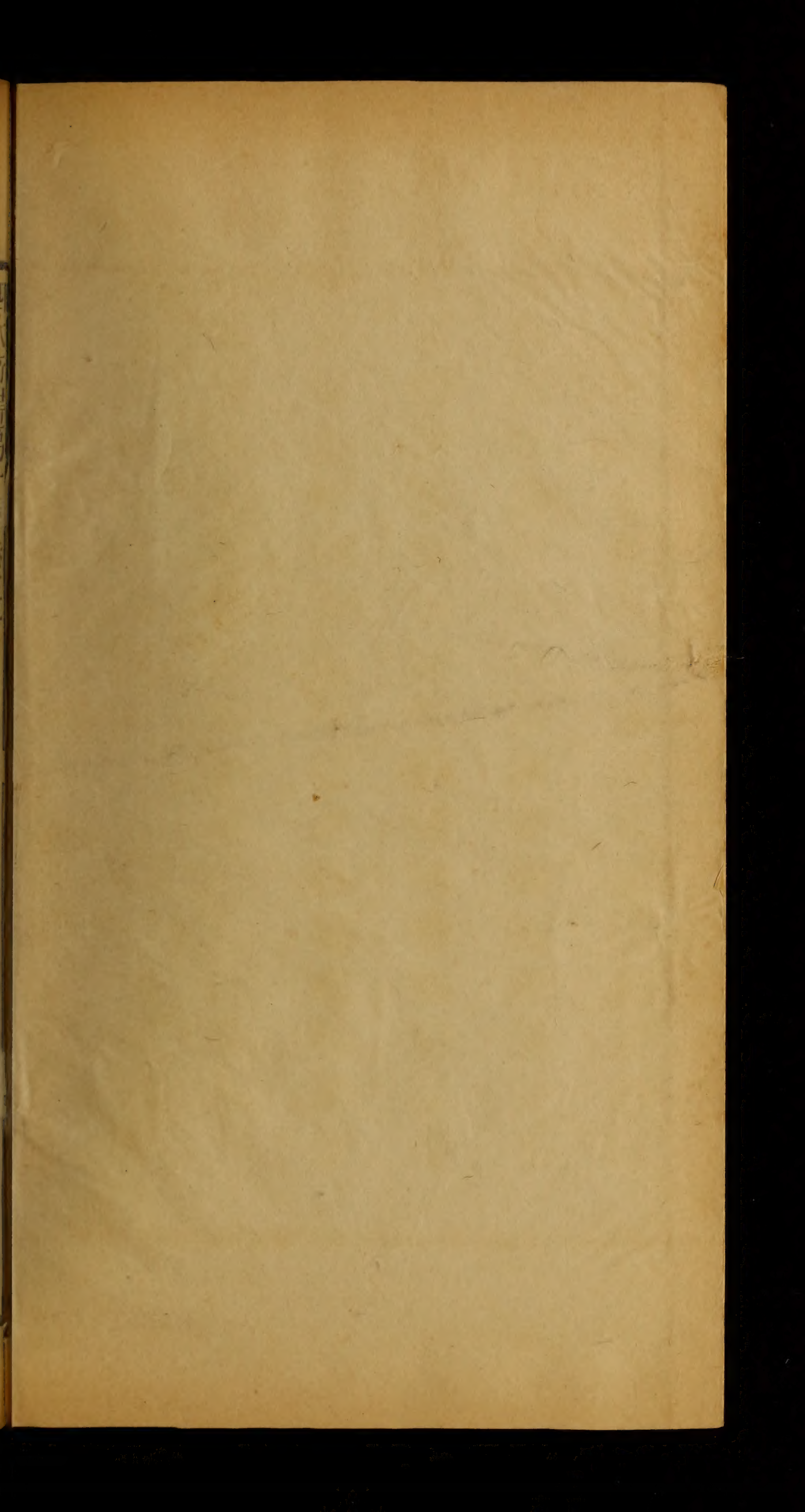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0
S3
1644
v.20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於前又司馬昭之弒曹髦於後天之報曹氏毋乃大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爲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爲操與丕之孫也於其非孫者報之不若於其眞爲孫者報之之爲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於奪其祀之爲奇也著著者之巧于報復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於內必先立威於外則司馬昭之弒君又當在滅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於外必先除患於內則司馬昭之弒君又

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因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弑之而使賈充弑之賈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濟弑之所以然者誠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弑君爲已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弑君爲已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於賈充者以充爲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於昭者而昭又爲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爲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爲趙盾

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爲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爲人臣

而篡國之事而仍以經之死爲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爲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於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於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

蔡和蔡中實爲蔡瑁之弟猶不爲周郎之所信王瓘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爲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計又疎於曹操矣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鄭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瓘之詐而不先斬王瓘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瓘焚之無異於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於武侯矣文有後事勝於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

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廖化之言只從君命起見）張翼曰蜀人爲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人心再作良圖（張翼之言却從民心起見）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鄧艾每讚姜維必讚武侯可見文中雖無武侯却處處有一武侯）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后主一昏庸之主）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

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極設氣力不却早爲後卷七伐中原伏線）姜維嘆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以下撥下蜀漢再敘魏事）却說黨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黨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早爲一百十六回伏筆）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鄧艾方說蜀有內變賈充却說魏有內變借伐蜀轉出弒王關節甚奇）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魏初改年號便曰黃初自以爲土德王土色尚黃也黃龍正應曹氏之君井中正應幽沉之象兩見者正應曹髦被弒之後又有曹奐被篡也）羣臣表賀以爲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在井中是幽困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着主公（曹髦作詩之事却在賈充口中寫出敘事妙品）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鰍鱔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漢少帝飛燕之詩興也賦也曹髦黃龍之詩比也不未百卷之後忽有其對）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此人公之何人）若不早圖彼必害我（彼者何人也）充曰某願爲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爲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爲晉公得毋不宜耶（曹操受九錫尚能服意把辭司馬昭受九錫却是公然索取而效之尤有甚焉）髦乃應曰敢不如命（口氣亦惡）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鰍鱔是何禮也（天子以字取禍又見於此）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衆官凜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不能爲勿用之潛龍却欲爲有悔之亢龍矣）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如華歆王朗之助曹丕）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還是赦帝）

嗣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人心不附曹而附昭某如王經之言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不肯輕動之人正是敢死之士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出内令護衛焦伯聚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曹操帳前虎衛軍動以萬計今何如此其憊也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以龍自況王經乃比之以羊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一向不敢傷天子此時欲正名定分難矣汝等突入宮庭欲弒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衆人還有天子二字在肚裏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二字在意中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直將曹髦作一羊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

獻生只要納执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中前胸撞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死於輦旁從前天子遇害未有如此之慘者焉之一嘆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不知此處眼淚從何處得來將誰欺欺天乎可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眞哭弑陛下者臣之罪也趙穿弑其君而春秋歸罪於趙盾孚碎以趙盾自比矣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書荀顗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十不如泰也吳國全紀是外甥昔娘舅今魏國荀顗是娘舅昔外甥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曰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斬賈充亦是次着矣昭沉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意在成濟二人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明明

道着司馬昭 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剮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 助乱賊者即爲乱賊所殺人亦何爲而助乱賊也 後人有詩嘆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　弑君南闕赭袍紅
却將成濟誅三族　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 可典徐庶之母並傳庶母欲其子之忠漢經母喜其子之忠魏同一意也 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　漢末見王經　真烈心無異　堅剛志更清
節如泰華重　命似羽毛輕　母子聲名在　應同天地傾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

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曹操欲學周文王司馬昭亦稱文王看樣得好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曹芳嘗以曹操比司馬師矣今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夫君比臣於曹猶可言也臣亦公然自比於曹操不可言也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曹操讓皇帝與曹丕做司馬昭亦讓皇帝與司馬炎做欲篡其子孫而卽學其祖宗之法哀哉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爲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名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匹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以下撥過魏事再敘西蜀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弒了曹髦立了曹奐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弒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十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伐中原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瓘曰吾

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伐來展看罷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璀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璀璀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璀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教爲首的將來見璀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璀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勦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與前蔡中蔡和之降吳以殺蔡瑁蔡勳名一樣局面）維大喜（試令讀者猜之是眞喜耶是假喜耶）謂璀曰汝旣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車數千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讀者試猜姜伯約是何意見）璀心中大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妙着已算定）璀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

淮信王瓘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想是通譜宗姪耳）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瓘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原來如此）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于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能料王瓘只是能料司馬昭耳）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瓘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瓘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於壜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壜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書的是假魏兵王瓘是以真用假姜維是以假用真）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此木換八木）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方知前留下魏兵二千大有用處）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

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前姜維本自出斜谷今却換了蔣舒變化得妙却說鄧艾得了王瓘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壇山谷中來遠遠使人凭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谷中而行此是傅僉扮作王瓘艾勒馬望之果然看是魏兵是真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瓘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侯鄧艾亦甚精細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此兩人是假魏兵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値初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將寫火先寫月白忙中有此閒筆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瓘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木後一彪軍撞出爲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讀至此爲之一快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中秋放烟火竟似正月元宵那火便是號火一火兩用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四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大是快人號

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與曹操割鬚棄袍時彷彿相似）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爲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車却說王瓘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常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泄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瓘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見塵頭大起四下無路瓘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前燒假糧此燒眞糧弄假成眞以火濟火）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瓘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瓘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關隘盡皆燒燬（姜維不先殺王瓘亦是失着）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瓘瓘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又是以水濟火）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

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正是

連修棧道兵連出　不伐中原死不休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托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謂畫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前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畫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為不然蓋畫蛇而既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畫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尾耳

洮陽之出維以爲非艾之所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而出之救維知爲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于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爲之慨然

又有讀書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詠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詠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未以前事相况也至于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常侍爲比明明以靈帝爲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沓中與屯渭濱無異耳以爲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爲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

亦常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有中之後爲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爲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畫圖一幅司馬昭將入西川先見鄧艾畜中畫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畫圖一幅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眞奇文奇事之不止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加先主脾肉復生之歎）不況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得一篇出師表）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譙周好言天文又爲後文伏筆）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

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郤當士之誰周再三苦諫不從乃歸家嘆息不已遂推病不出郤說姜維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閑之輩將軍強欲行難爲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廖化前番欲戰此番不欲戰亦與張翼之見合矣文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令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來此是八伐中原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十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姜維欲取洮陽之意姜維不曾說明郤在鄧艾口中說出之不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

徹此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我卻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此番又爲鄧艾所算與取上邽時一樣局面不）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卻說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霸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夏侯之多謀此番卻又在鄧之下不）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甕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弔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時）後人有詩嘆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　誰知鄧艾暗隄防

可憐投漢夏侯霸　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怀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輸一籌）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衆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不但大意不可回人心亦未可以強矣不）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爲上計（張翼之計亦自圣着清又爲邓艾猜破不）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

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壽忠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篡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常親往救之（張翼所算又在邓艾算収）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邓艾之救祁山不用銜枚疾走却用鼓角喧天借夜戰爲名乘势而去真意料所不及）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你猜着我我猜着你好看殺人）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兩人真是对手伎法簡淨）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篡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作紛）

之來又在張翼一邊寫得突兀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頭卻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於酒色不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長進子差錯拖了他也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朝見皇后后留在宮中一月方出此時宮中府中大竟一体了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亂但後主南道方盛北道捴末服及此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綁縛令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與面何干想怒其冶容誨淫也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命婦非入侍宮禁之人宮中亦非命婦也翔之地君臣皆失也合當棄市罪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後漢所以傾頹也令人憶武侯之言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是欲以騎代也殺也刦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

寨札忽一日三道詔至寨維班師向與岳飛金牌十二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與鄧艾救祁山時一樣方法艾疑有計不敢追襲此番姜維退兵不獨維所不料亦艾所不料也姜維逕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城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郤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忽興忽寢全憑一箇宦官做主可笑一歎早知如此何知不一姜維。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此時姜維欲效袁紹之殺十常侍是快事郤正止之曰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曰先生之言是也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逕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黃皓如此害怕原不比張讓趙高之難除特天子不欲除之耳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于祁山陛下連降三詔

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爲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貟不應到第一卷可未常巳遙然首尾相應）陛下近則鑒于張讓遠則鑒于趙高（又說一箇樣子與他看）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爲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補前文所未及）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于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報事天子）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乞憐與嬌是此輩故態其如姜維之不好男風何）維忿忿而出即往見郤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不特爲伯約憂正爲国家憂）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世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又將屯田渭[illegible]事一提喚應一百二回中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

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足兵一是）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進取二是）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禦敵三是）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是四自保）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三句是保國一句是安身）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且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姜維意中口中只是以破魏爲事）遂令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傅僉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爲久計（以下撥過蜀漢再敘魏國）卻說鄧艾聞姜維在沓中屯田於路下田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連營亦與陣法一般）（〇此是九伐中原）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先是一本畫圖）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

深得孔明傳受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勤兵之勞（賈充是盜賊之計）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方是堂堂正正之論）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將行刺跌出興師又將伐吳跌出伐蜀事曲而文亦曲）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妙人）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現在此（又是一本畫圖）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鄧艾正畫沓中之圖鍾會又畫全蜀之圖同一畫圖又自各別）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既以伐吳跌出伐蜀又以合兵取出分兵曲折之甚）昭遂拜鍾會為征西將軍假

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荊楊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因遣新將出封舊將一新舊使有不相下之勢）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尚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衆皆失色（弑君之後又必示威於臣伐国之前亦必示威於内奸雄作威往往如此）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此滅虢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此至末卷方是一氣呵成）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此處本欲邓艾絆住姜維鍾会撍入西川後文却是鍾会絆住姜維邓艾替入西川正妙在與後相反方見事之変化）蜀主劉禪昏暗邊

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眾皆拜服郄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節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伐吳為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鍾会作作伐吳即刻船䛕諱言伐蜀之意）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自昭大此至末卷方是一氣呵成）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早為鍾会謀反伏線）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

方當士馬驅馳日　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奐之一息尚存而已至乎其爲晉也全乎其爲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於曹丕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叡而陳倉之兵遇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與漢而又不欲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爲取吳之

地其謀仍是眞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稗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衆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走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大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

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也自非欽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猇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爲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託夢於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以成夢即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此不遣他人同往之意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

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為姜維助會不成伏線）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曰反更不足慮耳（又為魏將不從鍾會伏線）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鄧悌拜服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衞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彭丘建夏侯咸王買皇甫闓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虎癡之勇已隔數十卷於此一提）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武侯嘗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左軍出駱谷（姜維嘗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右軍出子午谷（魏延欲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塡平道路修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數語極似常套却為來文伏線）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

隴西旣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宏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先寫鍾會一番調度便接寫鄧艾一番調度各自聲勢）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一場大事都先述一夢起）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爰邵問之邵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邵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不是圓夢抑是起課不消更卜夢即是卜）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滯不能還（早為鄧艾還被殺伏案）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宏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中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鍾會是三路鄧艾是四路各各不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

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凛凛人皆稱羡惟有相國恭軍劉寔微笑不語鄧悌知而言之劉寔知而不言更有意思太尉王祥見寔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此處又總爲二人被殺大綫王祥問其故劉寔但笑而不答是有意思人祥遂不復問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爲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鍾會二路鄧艾四路姜維那重在二路又各不同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三與鍾會之言相合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連此亦是四路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爲炎興元年插入此句爲後二火初出語伏筆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赤壁之戰曾伏孔明東風之功今何不以黃皓之南風退之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今日人家女子

往往信此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卽此師婆亦是蜀中之大災異當與柏樹夜哭等同觀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活畫一師婆身分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卽天子拜師婆亦足為蜀中一大災異當與青蛇升御座同觀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卽師婆自稱土神亦是蜀中一大災異當與雌雞化為雄同觀陛下欣樂大平何為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国疆王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活畫一師婆身分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自李催信師坐言巳隔百餘回忽又其匹姜維累申告急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悞了大事與張讓隱匿黃巾消息前後一轍

却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卽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

來橋左右伏下軍士裴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又將武侯臨終之事一提與一百四回照應）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到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讀者至此必未鍾會死矣）却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眾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鍾會淺死復生又奪山關皆意外驚人之筆）即以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會之不死十自天幸）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又將許褚前事一提）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

示衆諸將無不駭然（早爲後文朱將不從鍾會張本）時蜀將王含守樂城將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魏兵利在速戰蜀兵利在閉守）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兵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爲上（戰不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不懷好意了）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竪起魏家旗號（讀至此只道鍾會使人襲關耳）（誰知却是蔣舒可發一嘆）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下平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

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回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嘆曰吾生為蜀臣死亦當為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師婆之說鬼語邏鬼亦不是鬼也）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蔣舒能無愧死）後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　千秋仰義名　寧為傅僉死　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讀者至此疑是姜維設下疑兵耳）鍾會驚疑至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却是作怪）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讀者至此又疑是武侯所設八陣圖如魚腹浦邊故事耳）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夏侯淵事已隔數十卷於此忽然[illegible]讀者至此又疑是夏）

佐淵陰魂作陰會悶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趕來讀者至此再猜不出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卻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師婆所言之神不過鬼混鍾會所見之鬼卻是神奇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照應一百五回中事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顯聖與王泉山顯聖前後遙相映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縧面如冠玉唇若抹硃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忽於鍾會夢中寫一孔明彷彿先生草廬初遇時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

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横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朗朗數語迄今如聞其聲不似師婆鬼語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不是寫活鍾會正是寫死武侯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遶定軍　致令鍾會拜靈神
生能決策扶劉氏　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頎戰不三合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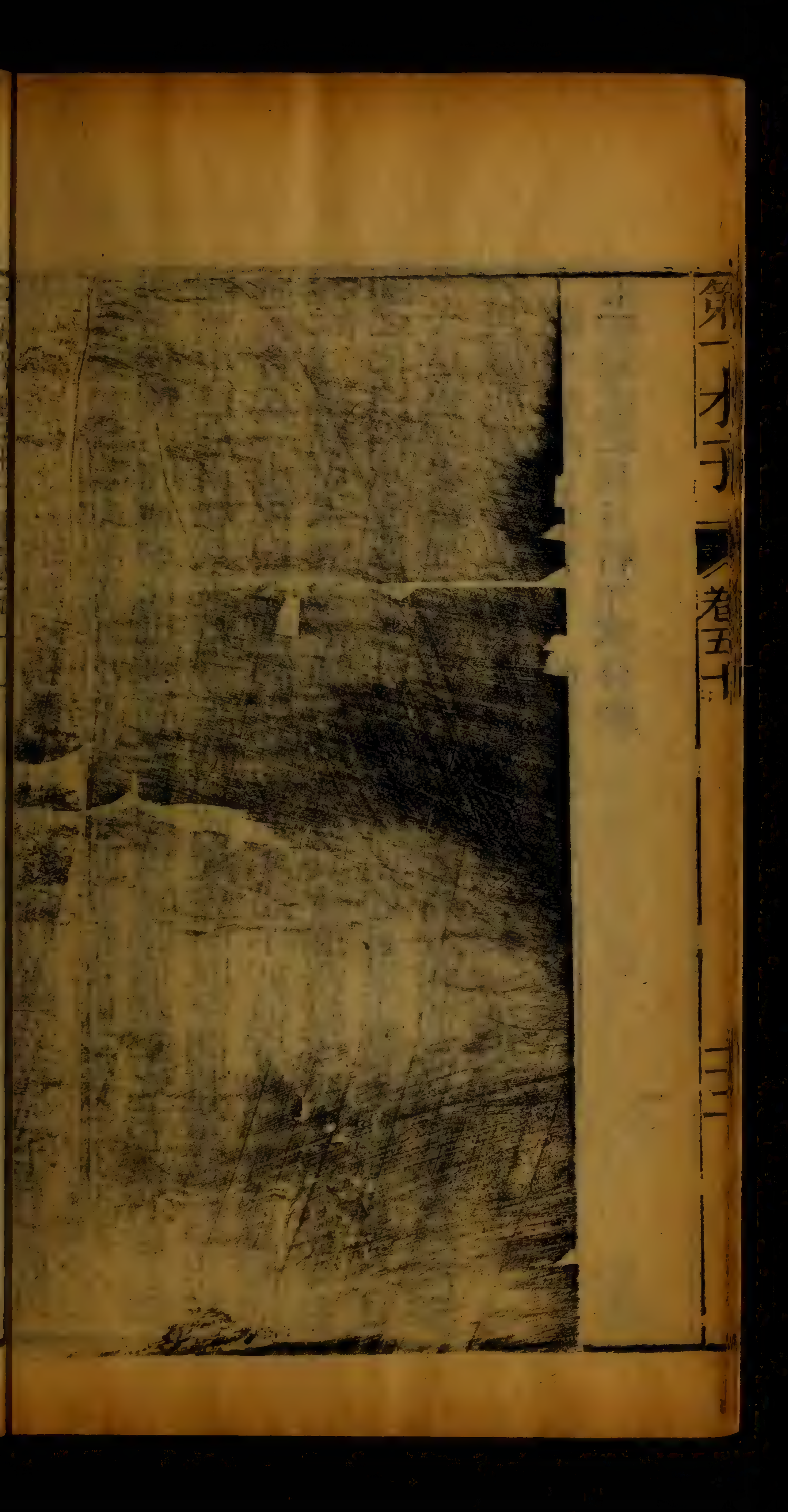
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宏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兩路太守實敘一路太守虛敘筆法變換）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報到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此事已實敘在前於此再虛敘一遍）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二人之降在前未曾實敘特於此處虛敘出來妙）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救去了（此事在前未曾實敘特於此處補敘出來妙）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

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撚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赶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讀至此必謂姜維死矣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腦又是絕處逢生背後魏兵驟至救將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諸葛緒之兵亦用虛敘維乃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亡我也副將寧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欲取劍閣反先取雍州其計亦奇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

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赶絕處逢生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與甯隨之意相合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池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之筆令讀者着急正是

漢中險峻已無有　劍閣風波忽又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有入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逍遙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裹氈於峭壁持斧掀鑿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卽好幽幽不至此文卽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鉄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爲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爲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强耳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旣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毋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有墓武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塚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边一碣能决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難救遠何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

已去削使丁奉佯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隴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爲吳咎而但爲蜀咎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尚生則武侯死瞻尚亡則武侯存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姜維絶處逢生却在董厥一邊敘出筆法變換）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爲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預爲後主）

（出降伏線）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前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此是灯欲滅而復明）却說鍾會離劍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守把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爲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會與艾不睦自此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全不顧鄧艾体面傷鄧艾者十难堪此）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時尚不是爭功不過是爭体面爭意氣）

（耳○想口吃人發怒此時正不知稱多少艾艾矣）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忿（不以諸葛緒送鄧艾而送晉公一可怒也不交還其軍二可怒也言欲殺鄧艾三可怒也該怒）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並不提起諸葛緒亦甚見機）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期期不吐是口吃模樣）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鄧艾此計原是行險僥倖）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一片奸詐）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把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材耳（方知適一大喜答應都是假話）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

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閣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在從人口中寫一鍾會）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十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若非鍾會在劍閣絆住姜維艾亦安能成功）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有此一笑乃見下文之奇出於意外）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竟似一班工匠人不是軍工）艾

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劄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謝靈運鑿山是高興鄧士載鑿山是大膽）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鍾會笑而鄧忠哭一哭一笑正是相對）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費前勞因此哭泣（不能爲靈威持炬之人將爲阮籍窮途之哭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攛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挂樹魚貫而進（行險徼倖）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鳳兮鳳兮以摩天之翅飛過摩天之嶺矣）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

蜀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火者炎字乃炎興元年也二士者鄧士載與鍾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人爭功而皆被殺也武侯之神至于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武侯再顯聖也矣艾觀訖大驚慌忙到碣再拜曰武侯眞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　元鶴徘徊尚怯飛

鄧艾裹氊從此下　誰知諸葛有先機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聞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補敘前事又與武侯臨終之語相應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即韓信背水陣之意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爲准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翻

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飲枉酒近婦人何其樂也）。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甚事？」（馬邈與後主正是一對。有是君必有是臣）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為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立定主意）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耶！」（馬邈與李氏却不是一對。有是夫不意有是妻）馬邈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陳後主正在宮中飲酒賦詩，而韓擒虎已到。馬邈之事將毋同）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在擁爐時算定）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一向都是步卒，此處方纔有馬），即用馬邈為鄉導官。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夏侯之女但知有夫婦，馬邈之妻獨知有君臣，其節義更勝夏侯女矣）。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

嗟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顚　天差鄧艾取西川
可憐巴蜀多名將　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為後文田續殺艾復線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如艾如從天降疑有神人助之若後主則非神人之所能助矣後主又宣師婆問時却不知何處去了土佛逃走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此時何不治黃皓隱匿之罪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郤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宜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先主無兒武侯有子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

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黃帝之有嫫母齊王之有無鹽得此而三）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韜畧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天上神仙皆不從人間來者）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爲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天下奇人必有奇配然武侯之名彰而夫人之名不甚著者蓋無成而有終坤道也婦道也）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武侯夫人事直至篇終補出敘事妙品）瞻自幼聰敏配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主有佳兒亦有佳婿）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托病不出（諸葛瞻往事都于此處補出敘事妙品）當下後主從郤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三詔與三顧前後相映）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朕字兩頭着救命二字與獻帝一般狼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數語亦抵得翁前後出師表）乃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爲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

掌大權兒願為先鋒眾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先主有孫武侯亦有子）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艾得馬邈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濶狹險峻一一分明（又是一箇張松令人回想前事為之一嘆）艾看畢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危矣（鍾會之笑艾正為此耳）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决斬汝首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聲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兩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傍展開一面大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讀至此又令人疑是武侯顯聖）諕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驚人之筆出於意外）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

兵艾升帳上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堅不得不說便話）汝等輕退以至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至此方纔叙明又可謂死諸葛走生鄧忠矣）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幾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纂鄧忠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劄營相拒（第一番勝是武侯餘威第二番勝是瞻尚本事）（前是武侯此是葛瞻尚）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又在鄧艾日中寫一諸葛瞻）今若不速破後必為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

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于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日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又極寫一諸葛瞻）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

入綿竹（連寫諸葛瞻戰勝則邓艾爲無用矣此處却接下諸葛瞻再寫邓艾）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事勢已迫乃令彭和賫書殺出往東吳求救（連寫蜀中斷殺則東吳一边冷落矣此處却接下綿竹再寫東吳）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王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綱目於此書吳人來援書人微之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倒懸之急吳人救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乃僅命丁奉等向壽春沔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耶哉雖然吳人爲義不力行將自及悲夫）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自極寫諸葛瞻一句）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

自刎而死（此為瞻之死忠）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為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中（此為尚之死孝）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　蒼天有意絕炎劉
當年諸葛留嘉胄　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眾三人亦皆戰死（傅僉可以愧將舒三人又可以愧馬邈）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

試觀後主臨危日　無異劉璋受偪時

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爲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於父見昭烈之遺風漢雖亡凛凛有生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爲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丕然兩后皆未能使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爲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

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則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於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敘之母趙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變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訐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爲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既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

也於其所未料者而變生於意外安得不於其所既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制艾而即自將以防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秘之即心腹如賈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欲伐蜀而佯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佯托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即用法出乎爾者反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南人但能使其不復反耳若欲患難相從豈可恃乎○嗟哉後主南方不可以止此○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半生作客嘗依呂布矣曹袁紹矣孔劉表矣然此一時彼一時也○嗟哉後主東方竟可以止此周又諫曰自古以

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此言一國不可有兩天子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此言一身不可一事兩天子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譙周前勸劉璋出降今又勸後主出降是勸降慣家後主未决退入宫中次日衆議紛然譙周見事急復上䟽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倫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蜀無降將軍豈得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諶也昭烈無兒後主却有子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瑶三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即北地王劉諶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諶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善後七七子於此敘出補前文之所未及後主謂諶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諶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主持國政今妄議大事輙起亂言甚非理也臣竊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提照姜維若知

魏兵犯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白首日不如戰戰不如守）豈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提照先帝）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諶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余何降乎（此言不得已則戰）後主不聽諶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先主不死矣）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慣修降書第一手）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令人追不足璋絕款之十分之一嘆）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折封視之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齎敕令姜維蚤降（又以降天子敕諭降將軍傍之嘆）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

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有此何以不戰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有此何以不守金銀二千斤綿綺絲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有此何以賞戰士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諶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諶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後主有此子是幹蠱之子先主有此孫是繼武之孫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諶曰汝何死耶後主有佳兒又有佳婦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馬邈妻婦是有婦無夫劉諶夫婦是有夫有婦諶乃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挂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凜凜烈烈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　一子獨悲傷　去矣西川事　雄哉北地王

損身酬烈祖　搔首泣穹蒼　凜凜人如在　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但不知愧恥亦不知痛惜真無心人哉）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嘆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　後主偷生失自裁　黃皓終存欺國意
姜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　守節王孫志可哀
昭烈經營良不易　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司馬昌明幸不為尚書左僕射而後主劉禪竟為驃騎將軍可發一嘆）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鄧艾竟擅自封爵有死之道）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黃皓之要金味原來為此）自是漢亡後人曰漢之亡有追思武侯

詩曰

魚鳥猶知畏簡書　風雲應為護儲胥　徒勞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眞不愧　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　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不中有如此之將如此之兵何天子甘心面縛可發一嘆）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以下無數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內此處妙但不即敘明）即於劍閣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既來許降又偏說不肯便降的是善於詞特）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

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詐處讀者當自知之）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爲士資則猶疎爲兄弟則甚密矣）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宏王頎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既擅自封爵又築臺示功鄧艾有死之道）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氣驕而言誇鄧艾有死之道）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煑鹽興冶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

更以厚待右禪以致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爲扶風王錫以貲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爲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書中雖以勸吳爲名十以封蜀爲主既不送禪於京又自議封爵大有專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見殺也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瓘隨後降封艾詔曰

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大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　詔中但封鄧艾並不提起封劉禪便是不欲鄧艾專制之意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瓘取手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　詔用十寫手書用虛寫旁筆之法　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

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賫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卜有不臣之心反引春秋之義亦善於詞令）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忙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鄧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鄧艾此已成不兩立之勢）昭從其議遣使賫詔封會為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瓘使與會伺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良節制衆城網羅迸逸蜀之豪帥面

縛歸命以收姜維爲功會使會之與維密也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爲農家養犢明明以世家子弟推重鍾會妙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又與鍾會初時笑鄧艾之意相合妙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艾安能成此功耶直與鄧艾之功歸爲鍾會之功妙今欲封蜀主爲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喜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來了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鍾會會畫一圖已呈司馬昭矣又不若義維之圖爲祥悉也○及照應三十八卷中事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詩美西蜀以引動鍾位之甚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此時鍾會也動念了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

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絕妙挑搆絕妙擅擬會依言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此處鍾會表文又用虛寫筆法變換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寔己之語鄧艾所上之表與鍾會所改之辭又皆用虛寫筆法變換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奐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今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非爲艾實爲會耳奸雄心事正與曹操彷彿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泄漏一般都是有心人寫來真是好看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昭聽邵悌不可泄漏之語連對賈充亦無十語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纔見西蜀收降將　又見長安動大兵
不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爲不深其心不爲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辨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卽死或猶虛諒其昇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卽死豈得貿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

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子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爲劉禪不負其苦心云

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矣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刎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

覩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欲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爲欲正哭又當爲孔明哭爲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

以執手流淚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覗劉禪之説曰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
日夜流涕感憤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
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筯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
是則不至于用黃皓不至于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然則
爲此説者夫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
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爲昭之愛兒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
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爲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
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爲長攸爲次若以炎爲師之子而立之更無
他議耳今不以炎嗣何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説以廢其立
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益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

觀曹丕之篡漢猶知其必不能爰曹楨观司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禽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偪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也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爲漢報讐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刘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弑而魏三亡矣何待於奐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董卓聞受禪台之言曹丕有受禪台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

晉又取前之寔者而再寔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聚後之一黃巾而散爲衆人魏則又聚前之衆黃巾而合爲一人也受禪台有三則兩寔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関合處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反情寔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姜維忌艾亦忌瓘若使艾殺瓘是爲維先去一忌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先散其羽翼衆則不可擒少則可擒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滚下牀來瓘叱武士縛於車上其

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成于俄頃遲則不可擒速則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会之至却在邓艾一边敘來華法變換衆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邓艾之首而罵曰赤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幸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一吃口急敝得爾便口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邓艾軍馬威声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趂平生之願矣漸上露出馬脚來了維曰昔韓信不听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隐犬劝他謀反是主句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此句是陪說然却不可少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蚤也先以危辞動之今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再以令語挑之○將劝其謀叛反劝其辞官妙甚惡甚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閑之事正要鈎他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閑當蚤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

謀反郤妙在隱而不言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数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若有此事眞是快事縱無此事亦是快文却說鍾会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数倍若但要我擒艾晋公知吾獨能辨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鍾会之反姜維催之司馬昭又催之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更不消引韓信文種為喻即以鄧艾為譬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用別意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不必學仙人只學劉先主亦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消別意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弒君之罪司馬昭必挾曹奐而出恐有以天子之詔討之者耳今維見曹奐在軍中便算出郭太后遺詔來正與司馬一討曹爽之詔相合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既說倒了主帥便又筭到衆將會曰

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吉平飲董承飲宴亦是元宵佳節至此已隔九十餘卷忽然相映、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鄧忠陰平嶺上之哭是眞哭鍾會席間之哭是假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南闕弒君事又將南闕一提大逆無道蚤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僉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衆皆恐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勉強畫字與甘貴一般畫猶不畫也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若所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置大棒乎幾不蚤決變將作矣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丘建只爲一胡烈又因胡烈轉出一胡淵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

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泄漏（事之將敗所託非人）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轉出衆將）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在不卽敍明）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又因衆將轉出衛瓘）卽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

却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與艾水山寫之夢一遠）（近正自相對）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邵緩爲鄧艾圓夢是眞話姜維爲鍾會圓夢是假話）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卽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憑地膽大無奈心疼天命已然人謀何益）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

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謀事不密又不速宜其死也然使事得成維殺諸將之後又必殺會則會圖始終一使耳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此時姜維卽不心疼而事機已洩外兵已來亦無及矣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漢斯亡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讐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胆正不知又怎樣大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忽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死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提照一百十七回中事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水山蹇之

夢于此應矣後人有詩嘆鄧艾曰

自幼能籌畫　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　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　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　魂遶漢江雲

又有詩嘆鍾會曰

髫年稱蚤慧　曾作秘書郎　妙計傾司馬　當時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　劍閣顯鷹揚　不學陶朱隱　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嘆姜維曰

天水誇英俊　涼州產異才　系從尚父出　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　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　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彝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尚書令樊

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二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補應前卷中事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乞陛下深加防禦爲後卷伏線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已成滅虢舉虞之勢此十欲自守難矣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弋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也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不能死與蜀降者不啻天淵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見他醉生夢死故意嚇他一嚇要他醒一醒耳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

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為安樂公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以其不知憂患因富封以此名賜住宅月給請受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蠹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快事快事此後主何不乞免之●此時霍戈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見魏而不思蜀已為無情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見蜀而不思蜀尤為無情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謂安樂公須臾後主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要他放回然亦未必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郤正之言以對孝古不孝盡命斷地欲

哭無淚遂閉其目此番聞樂不能得淚此十安得有淚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趣甚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寫得後主如畫昭及左右皆笑之且讓笑着司馬氏再傳而後便在問蝦蟇食肉糜之主矣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歎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　不念危亡半點哀
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主曹奐時奐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令人追想曹操封魏王時諡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梧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畧過人此處詳敘司馬炎爲下文稱帝伏線次曰司馬攸性情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不以炎尚而以攸繼一月權詐昭嘗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太以天下丹之司馬氏日中久已無曹氏矣一既篤於兄弟之情何獨不知君臣之義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子

一片權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若論承嗣之亂則繼師者固當以炎繼昭者乃當以攸也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惟攸與炎本皆爲昭之子故猶豫未決耳若使攸而眞爲師之所出則昭又未必太矣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世子其以孩子嗣師而不以長子嗣師者逆料諸臣必以立長爲言即猶豫未決亦是假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鬚着黃單衣裹黃巾此時又遇一黃巾之妖與首卷遥遥相應挂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甚奇首卷大賢良師等號相似今來報汝天下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下之瑞也此非晉之符瑞乃魏之妖孽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爲王后立世子爲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目至今[illegible]

何曰一如無口皆以臣凌君之報 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卽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馬望爲司徒石苞爲驃騎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謚父爲文王 昭自此文王故如其所命 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 照應七十八日中語 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爲天子也 得此一註照遂使曹操教曹丕之意竟教了司馬炎可發一嘆 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 妙 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 貶壞曹操讚司馬氏 以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馳驅未有寧歲 又貶壞曹丕以讚司馬氏 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施恩德天下歸心久矣 與民不懷德對說 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 與東西馳三封說 又豈操之可比乎 見得司馬昭不做皇帝已算極耐得 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 司馬昭明明要學曹操司馬炎亦明明要學曹丕 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卽大位 此處受禪臺與入十回之受禪臺正

是依樣葫芦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奐連日不會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奐曰得晉王祖父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明明當面鄙薄要他義議奐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借司馬炎口中替漢朝出氣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曹丕欲篡漢卻使他人說合司馬炎欲篡魏竟是自家開口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仇有何不可此是蒼蒼者之意卻在司馬炎口中直叫出來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奐泣淚跪告獻帝尚不曾如此沒體面炎起身下殿而去奐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大數盡矣陛下不

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是祖人做樣與別人看曹奐只當怨曹丕耳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奐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奐親捧傳國璽立於臺上大會文武後人有詩歎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　天運循環不可逃
張節可憐忠國死　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奐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奐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提出魏篡漢故事來可見當日之事乃是賊偷賊物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之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即用獻帝初時名號一發分毫不差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與華歆叱獻帝語前後一轍奐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奐前曰臣身為魏臣

終不背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宗族中却無此人炎見字如此封字爲安平王字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爲太始元年人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歎曰

晉國規模如魏主　陳留踪跡似山陽
重行受禪臺前事　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漢以炎興爲年號恰合司馬炎之名亦一讖也追謚司馬懿爲宣帝伯父司馬師爲景帝父司馬昭爲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量量生潁州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爲七廟也曹丕一不闇帝曹騰曹嵩曹操更有勝焉者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　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爲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卽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

如鄧艾之忌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於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三將不還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而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搆焉而郤悌憂之劉寔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紞沮之荀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比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慮其易盡有如之竿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衡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

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餽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眞覺險道化爲康莊兵氣消爲日月句夢想不到之文或謂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觀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爲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爲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之捷孫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魴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

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出於閹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為閹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譏切賈充可為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為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篡漢者魏也漢亡而魏之讎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為讎於魏之亡又可以畢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為終也至於報報之反天有巳時禪皓稽首於南中懷愍亦受執於後師昭上逼其主而安恭亦見逼於臣西晉以中原

而幷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之史在不得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簒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霬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霬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霬爲君左典軍萬彧曰霬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不仍求孫亮而復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霬爲豫章王追謚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若論入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昬（又是一箇中常侍與蜀之黄皓正是一对）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第一便殺兩箇頭命定策大臣其亡可知）由

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爲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爲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有曹睿之風）又召術士尚廣令筮蓍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

入洛陽爲後女降晉之兆刘祜吳信師婆師婆之言不應孫皓誤信術士術士之言却應皓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土以爲蜀主復讐當取何地爲先既好土木又好甲兵其亡可知覈諫曰今成都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爲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尚不能勝今晉兼魏蜀是以兩魏矣以一吳伐兩魏豈能勝乎華覈之言最是老成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嘆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爲吳亡伏筆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国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国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平吳之末遣杜預而先遣羊祜猶平蜀之末遣鍾会而先遣鄧艾也炎大喜即降詔遣

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方孔明屯田渭濱姜維屯田沓中前後相似）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十餘人（彬彬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在羊祜口中補前文所未及）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自鄧艾與姜維苦戰之後又見此一段不戰之文出人意外）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與孫權書曰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是以獵爲戲也今觀此二人之獵何其從容不迫兩無猜忌）

羊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更妙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周瑜飲玄德以酒是及意陸抗送羊祜以酒是美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眾皆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關公飲魯肅之酒是大膽羊祜飲陸抗之酒是雅量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孔明識周郎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祜識陸抗之病卽以藥藥之一是睹智鬪巧一是開心見識來人持藥回見抗眾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酖

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陀是奸雄机智陸抗不疑羊祜是良將高匹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正是羊叔予敵千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賫到建業時吳主皓已迁都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黷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蜀閻宇代姜維蜀士但有其意孫冀代陸抗吳主竟有其事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爲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羊祜所謂孫皓之暴過于劉禪正爲此也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説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

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陸抗誤伐晉據羊祜請伐吳其言似異而其旨實同）其畧曰

天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倒轉說來孔明謂天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怠）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非好黷武正欲止武非好動兵正欲息兵蓋吳平則征伐可息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伐吳之事於此一緊）賈充荀勗馮紞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伐吳之事于此一寬此是第一層曲折）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亦是至言）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

祜既死則吳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伐吳之事又自此一緊祜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伐吳之事又于此一寬此第二層曲折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悔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伐吳須當用之鍾會與鄧艾彼此相妒羊祜與杜預前後相薦與前卷相反而相對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鍾會伐国欲密羊祜薦人亦欲密伐国之密恐其備我也薦人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備我不足奇恐其感我則奇矣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如此則免朝廷朋党之疑可爲萬世人臣之法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敕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與蜀人之思武侯南人之思武侯彷彿相似後人有詩歎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　古碑零落峴山春
松高殘露頻頻滴　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關公好讀春秋杜預好讀左傳正復相對）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此斷脛剖心之類也不意讀至三國演義終篇如見封神演義首卷）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伐之當急者一）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伐之當急者二）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伐之當急者三）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不可失孔明出師表有六不可解王濬伐吳表有三不可失孔明意在盡人事王濬意在順天辭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三層曲折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不用王濬緊着卻用將渾緩着不依王濬着有用之着卻與張華着無用之着文勢至此又是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畧云

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卻棋枰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敝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攘了局中之着却勸表中之着

總上與局中無異也若失此機會則一着錯滿盤皆美矣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遂半融之局全賴杜預爲之終局杜預之棋又賴張華爲之書局而孫皓之棋乃於是結局矣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郎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琅邪王司馬伷出滁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上是五路陸兵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以上是二路水兵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如平蜀之有衛瓘監軍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兵只三路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不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

萬鐵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指爲虀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毎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岑昏獻計雖是下策猶勝於黃皓之請師婆也●東吳前後番禦敵都是用火此一番禦敵都是用金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鄧艾使人倫越山嶺杜預使人暗渡長江前後彷彿相似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命引衆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陸景一路又在此處補出敘法參差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早到兩兵方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皓奔到城

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比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巴山之兵與鄧艾陰平之兵彷彿相似）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了却吳兵第二路）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杜預渡江却在陸景眼中敘出倍覺聲勢）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了却陸景）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了却吳兵第一路）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賫印而降（省筆定法）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震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如鄧艾之取成都）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為大舉（如田續之阻鄧艾○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四層曲折）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事如破竹文亦如破竹）遂馳檄約會諸將進兵攻取建業（伐吳之事於此一緊）又時龍驤將軍王濬率

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爲准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杖立於週圍順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爲北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方知答應沈瑩乃是勉強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此處若無死難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即書中數尾亦無氣矣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

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第三路了却吳兵）吳兵四散敗走

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　江東張悌死忠時
已拚王氣南中盡　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五層曲折●以上凡作五番頓跌出人意外）張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棋局可以不完兵局不可不完）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賈充更無他長但會相幫弒君耳）炎曰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王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

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衆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悞國衆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黃皓比張讓吳人又以岑昏比黃皓三人正是一般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步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時東風不可復借矣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卒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都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若避險峻不能取蜀若畏風濤何以取吳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眞降便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

列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櫬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剝面鑿眼之威何處去了濬釋其縛焚其櫬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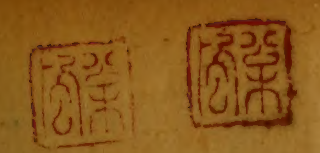
西晉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令人追思孫東破劉繇時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伷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欣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如蜀之有霍弋王濬上表報捷

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此杯亦是墮淚杯）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數語摭一篇麥秀之歌）却說王濬班師遷吳主皓赴洛陽回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此是青蓋入洛陽矣）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對捷於劉禪然只是南人輕薄揣耳）帝大喜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此明道着下官）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爲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爲一統之基矣一（部大書此句只是總結）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直應轉首卷起語氣貫一部如一句）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不以司馬炎作結乃以三國之

上作結亦是二国志煞尾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立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主東奔西走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荆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曆數到此終長星夜半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叡芳



鬢纔及負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此篇篇古風將全部事蹟隱括其中而末二語以一夢字一空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一部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章法

